



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同源词汇研究

——以《蒙古秘史》语言为视角

马如彪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摘要:《蒙古秘史》语言的研究在学术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蒙古秘史》语言与现代东乡语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语言词汇的同源性方面。那么,如何界定现代东乡语中存在的源于《蒙古秘史》的中古蒙古语同源词汇,以及这些词汇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显著特点,对研究现代东乡语的词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蒙古秘史》;中古蒙古语;东乡语;同源词汇

中图分类号: H212; H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17) 04-0183-09

语言学家通常将蒙古语族诸语言分化演变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1]119-122}: 12世纪以前为古代蒙古语时期; 13世纪至16世纪末为中古蒙古语时期; 17世纪开始至今为近现代蒙古语时期。《蒙古秘史》是一部以蒙古语写成的记述古代蒙古民族及成吉思汗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原蒙古文本已佚,目前流传下来的惟一完整版本是汉字标音本^[2]。其标题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yol-un niyuca tobčiyān),意为“蒙古的秘密书册”。直到清中后期才被学者叶德辉、钱大昕、李文田等大为推广。近代学者皆以汉字版的《元朝秘史》为本,比对罗氏《黄金史》以还原《蒙古秘史》的全文内容^[3]。关于其成书年份争议比较大,但多数学者越来越接受1228年为成书年份。而关于现代东乡语,我们知道它是从中古西支蒙古语分化出来的近古蒙古语三种方言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民族语言。所以,探究现代东乡语与《蒙古秘史》语言之间的中古蒙古语同源词汇以及词汇的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笔者统计,目前像刘照雄的《东乡语简志》^[4],布和等编的《东乡语词汇》^[5]和《东乡语词汇初探》^[6],以及德力格尔玛、波·索德编著的《蒙古语族语言概论》^[7]等均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真正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余志鸿先生的文章《从〈蒙古秘史〉语言看东乡

语》^[8]。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从基本词汇和特殊语法两个方面来探讨《蒙古秘史》语言与东乡语之间的关系。在基本词汇方面,此文共选取了26个常用词汇,10个固有数词词汇,15个人体词汇,13个称谓语词汇以及第一、第二人称代词词汇。通过对这些词汇的分析对照,作者认为东乡语词汇与《蒙古秘史》中的词汇具有紧密的联系,只是东乡语词汇的意义趋向于简单化。笔者选取84个词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现代东乡语的词义并没有趋向于简单化,而是出现了许多衍生意义,也就是说词义反而扩大化了。在语法方面,作者认为两者的语序、后置词系统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由于现代东乡语受其周边语言的影响,语序包括后置词等正在发生着变化。另外,作者从《蒙古秘史》语言的性、数、格等方面比较得出。东乡语已经不存在名词的“性”范畴,复数后缀明显减少以及格范畴趋于简单化等结论。关于这三点笔者比较认同作者的观点,就格范畴来说,现代东乡语的领格和属格合二为一,趋向于简单化,这也是诸多蒙古语族语言演变的一种趋势。对于语法方面的内容,本文暂未涉及。

然而余志鸿先生这篇文章的遗憾之处是没有涉及到语音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两者之间语音的对应比较,对词汇也只是做了简单的对照,没有

收稿日期: 2016-09-21

作者简介: 马如彪 (1982-),男,(东乡族),甘肃东乡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西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涉及到词汇意义的变迁,也就是词汇在现代东乡语中所衍生出来的新的意义未作深入研究。为完整呈现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两者间所具有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词汇变迁情况,本文将主要从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来深入分析现代东乡语中存在并仍在使用的中古蒙古语同源词汇及其特点。本文所选词汇以“中古蒙古语—现代东乡语—汉语”为顺序展开描写。

一、语音对比分析

语音方面主要以《蒙古秘史》中选取的60个词汇为主,从元、辅音的对应关系来比较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之间的异同之处。

(一) 元音对应关系

元音a的对应现象既可以出现在首音节,也可以出现在非首音节。据语言学家研究得知,蒙古书面语非首音节中的开音节短元音,在蒙古语口语中除读闭音节时保留短元音外一般都脱落。而在相同的位置上,现代东乡语仍然保存着相应的单元音^{[9]21}。如:

altan aŋtan 金子 qar-a qara 黑

在个别词中,现代东乡语的a对应于中古蒙古语阳性词中的i。如:

jikasun dzaxasun 鱼 anjisun anjzasun 犁

现代东乡语的o同中古蒙古语的ö、uya、öge相对应。如:

oqor oqo 短 nökör nokia 同伴
doluyan dolon 七 ögedc odzia 向上

在个别词的首音节中,现代东乡语的o同中古蒙古语的egü相对应。如:

egüle(n) olian 云 jegü dz.o 戴

现代东乡语的ə同中古蒙古语的e、ege、ige相对应。如:

eri- eri- 找 ür-e furə 种子
sirege(n) şirə 桌子 jige dzə 外甥

现代东乡语的i同中古蒙古语的i、ei相对应。如:

alim-a alima 梨 mori morəi 马
nekei naki 皮袄

中古蒙古语首音节的i在现代东乡语少数词的首音节里也有表现为u的现象。如:

nidü(n) nudun 眼 jirüke dzuxə 心

现代东乡语的u同中古蒙古语的u、ü、

uyu、ügü相对应。如:

usun usu 水 üsü(n) usun 毛 üker fugia 牛
uyuta(n) fuda 口袋 sirügün çierun 粗糙

现代东乡语的u与中古蒙古语首音节辅音q、γ后面的i或a相对应。现代东乡语的u大概是由第一音节即非重读音节的i和a产生清化和弱化而转变来的。这一点从u与中古蒙古语及同语族其他语言的对应关系中可以得到证实^{[9]24}。如:

γar- quri- 出去 taqiy-a tuqa 鸡
qimusun gumusun 指甲 qirayu qurəu 霜

现代东乡语的ai同蒙古书面语的ayi相对应。这是由于ayi在现代东乡语里腭化辅音后而形成的。如:

qayici qaitši 剪子 nayiman- naiman 八个

现代东乡语的ai在固有词里一般只出现在第一音节,在非第一音节多被əi所代替。有些词里ai和əi有自由交替现象^{[9]33}。如,ləilia~lailia“相合”,səiaŋ~saiŋ“美丽”等。

此外,现代东乡语əu具有两种对应关系:一种是和au一样与蒙古书面语音组ayu相对应。表现这个对应关系的əu,显然是由au转化而形成的。如现代东乡语的dəula-“唱”又可以说成daula-就说明这一点。另一种是əu与蒙古书面语词末的音组uy、üg相对应。表现这种对应关系的əu可能是由于词末塞音g或g弱化和元音化而演变成的^{[9]36}。如:

qiraya qurəu 霜 aruy arəu 背篓

(二) 辅音对应关系

现代东乡语的b、p、w在一定的条件下,同中古蒙古语的b相对应。如:

bayu- bau- 下、下来 bayin-a wainə 有
bisirə- piçirə- 相信、佩服
köbegün kəwan 男孩儿

还有,现代东乡语某些词的词首辅音b具有脱落现象。如,中古蒙古语bol- (成为)在现代东乡语中变为olu- (成为)。

现代东乡语的m、ŋ同中古蒙古语的m相对应。如:

möndör mändəu 冰雹 sam san 梳子

此外,现代东乡语两个元音当中的m已经脱落。如,中古蒙古语kummun (人)在现代东乡语中变为kun (人)。

现代东乡语的dz同中古蒙古语元音e或ö前



的d相对应。如:

degēsün dzīəsūŋ 绳子 dörben dzīəron 四

现代东乡语的tç同中古蒙古语元音e、ö前的t相对应。如:

erte atçia 早 ötöl- otçiaulu- 变老

在个别词里,现代东乡语的tç与中古蒙古语阴性词元音i前的k相对应。例如:

ökin otçin 姑娘 kirüge tçirəu 锯子

从上面的语音比较中可以看出,现代东乡语的辅音dz、tç是d、t受其后面元音*e(>ia)的影响演变而来的。它又同汉语西北方言临夏话的dz、tç(分别对应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d、t)相一致。在汉语西北方言的临夏话中,将普通话的di、ti、die、tie、diao、tiao一律读作dzi、tçi、dzia、tçia、dziao、tçiao。这说明现代东乡语的d>dz、t>tç的语音变化,可能受到当地汉语的一定影响。这也是现代东乡语语音系统的突出特点之一。

现代东乡语的s、ş、ç分别同中古蒙古语元音a、o、u前的s(s:s),i前的ş(ş:s),e、ö、ü前的ç(ç:s)相对应。例如:

tusa tusa 利益 sir-a şira 黄色

segül çian 尾巴 söni çiani 夜晚

在现代东乡语的ş和ç后面均可以出现元音i,因而ş和ç互相对立,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şira“黄”、çira“往下”、şidziə“时间”、çidziə“缝纫”。在ş后面不仅可以出现i,而且还可以出现其他元音,而ç后面只能出现i和i开头的复元音。现代东乡语固有词中的s、ş、ç三个音原来很可能是同一个音位的几个变体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汉语借词的增多,演变成了三个独立的音位。

现代东乡语的n同中古蒙古语的n、ng相对应。现代东乡语的ŋ同中古蒙古语的ng、n相对应。在两种语言中ŋ、ng仅出现于音节末尾。如:

naran naraŋ 太阳 ejen ədzən 主人

dügüreng duraŋ 满意 ulayan xulaŋ 红

现代东乡语的g同中古蒙古语的γ、q相对应。如:

γutusun gudusūŋ 靴子 čayan tşigan 白色

qolo golo 远 qur-a gura 雨

现代东乡语的q同中古蒙古语的q、γ相对应。东乡语的q主要出现于固有词词首,它同g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音位。例如:

quča qudzə 种羊 γar qa 手

现代东乡语的g、q与中古蒙古语γ、q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出现在词首的g、q分别与对方相应的两个辅音相对应。关于这种情况,清格尔泰教授在《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一文中,对中古蒙古语文献及现代蒙古语族语言,尤其是对现代东乡语的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指出,“从《蒙古秘史》和八思巴字文献材料都不分q和g,以及从畏兀儿体早期文献也分不清q和g看,蒙古语中q和g原来是不分的,它们曾经是一个音。k与g的情况也类似,只是它们分化的比较早一些。”“从现代东乡语材料的具体的分析看,q和g,k与g分别从q和k分化演变而来的迹象更加清楚了。”^[10]而布和先生认为,东乡语和蒙古语g~γ、q对应关系之所以出现错综复杂的现象,是由于在*q分化为q、g~γ的过程中,东乡语和蒙古语之间脱离了彼此的接触和联系,按各自的语音发展规律长期演变的结果^{[19]61}。

现代东乡语的ɣ只出现于词中两个元音中间,它同中古蒙古语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γ、q或g、k相对应。由此可以推测,现代东乡语的ɣ是由辅音g、q和g、k受其后元音的影响演变而来的。例如:

noqai noɣai 狗 jiruke dzuɣə 心

二、词汇比较分析

关于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的同源词汇数量,笔者认为大概有近300个^[11]。在此,笔者以《蒙古秘史》语言为主,摘录84个在现代东乡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并对其基本含义以及所发生的变化做深入分析。

(一) 表示身体部位等的词汇

你敦: nidün 眼睛 — nuduŋ 眼睛。《蒙古秘史》中称大眼睛为yeke nidün,现代东乡语中称大眼睛为fugiə nuduŋ。此外,现代东乡语中nuduŋ还衍生出孔、眼儿;石锤、石杵的意思。

阔勒: köl 脚、足 — koŋ 脚。“阔勒”一词可能是由维吾尔语的“池、湖”而来的。köl意为湖、池;河汉子;沼泽^{[12]1267}。在现代东乡语中koŋ也有物的底部、根部之意。如,daŋ koŋ 墙脚。

主儿: jür 心 — dzuɣə 心、心脏。现代东乡



语中 dzukə 还有心肠、心灵;中心、中央;物体的内部、内里;川地、平地之意。

马刺阿: mara'a 肌肤 — mara 皮肤。mara 除具有名词的功能外,在现代东乡语中还具有动词功能,其作为动词具有窥视、窥探;探望、看望的意思。

古主兀: güjur 颈项 — gudzuŋ 脖子。

帖里温: deli'ün 头 — tɕiaorun/tɕiərən 头、脑袋。

许孙: hüsün 毛,发 — usun 毛。词首辅音 h 在现今东乡语中已经脱落。

乞门勒: kimunl 指甲 — gimusun 指甲,又做乞木速 kimusu 爪甲。kimu 或 kimusu 指甲;爪甲; kimusu 是 kimul 的派生词,就是 kimul+su,但在附加后缀 su 或 sü 的时候,原词干的结尾辅音就消失掉。

蒙力克: menglik — mənkiə 痣。menglik 或 mählik 有痣斑者^{[12]2083}, mengetü 即为 menglik 有痣斑者^{[13]235}。mengge 痣、痞子;胎记^{[14]816}。现代东乡语口语中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也称之为 mənkiə。

客额里: ke'eli 肚皮 — kiəli 肚子。这个词又衍生出 kiəlie 说、讲, kiəliən 话、言语;舌头。

雪勒孙: sülsü 胆 — ɕiənsun 胆、胆汁。

速里木孙: sorimusun 毛 — somosun 眼睫毛。莎儿眉孙: sormisun 眼睫毛^[15]。琐儿迷速: sormisu 眼札毛^[16],旧蒙文 sormusun 眼睫毛, soromu 瞎子^{[17]584}。

牙孙: yasun 骨 — jasun 骨头,辈分。yasu 骨,骨头;甲壳、硬壳;骨架;质地、质量;骨气;族、血统、血缘^{[14]1361}。yas 尸骸、遗体;骨,骨头;čigan yastê 贵族^{[18]410}。这个词在现代东乡语中还具有被剁成巴掌大小的熟肉块儿的意思。如, jasun əɣw 将煮熟的牛、羊肉剁成小块儿。

nilbusu 唾沫 — nubusun/nubusun 眼泪、泪水;唾液、唾沫。

尼鲁温: nilü'ün 腰 — nurun 腰、脊梁、背部;山梁、物体的脊梁。

忙该: manggai 人名 — manlæu 前额、额头。manggai 前额、脑门^{[12]2008}。mangnai 前额、额头、天头。manglai 先锋、前茅、前列、冠军^{[14]806-807}。mangil 哈萨克语, manglay 前庭、前额、额头^{[18]224}。

李黑塔: boqta 固姑冠 — gugu 罢姑。boqta 王冠;装饰用的高帽子^{[12]1654, [13]434}。《夷俗记》^{[19]四配条}: 妇披长红衣,戴高帽。按:“高帽”即 boqta。“固姑”是蒙古语 kököl 的对音,元代还译为“姑姑”“罢姑”;即指 boqta 女高帽而言。在现代东乡语中 gugu “罢姑”的意思已经不是“罢姑冠”,而是像“罢姑冠”的样子。主要是指头上扎的小辫子或留的一撮头发。

(二) 表示金属的词汇

阿勒坦: altan 金 — aŋtan 金子。古突厥语 ALTUN 金子^{[20]31}。

蒙昆: mönggön — miəngu 银子。由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的《黑鞑事略》中记录:“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

帖木儿: temür 铁 — tɕiəmu 铁。temir 铁即 temür 铁^{[20]551}。现代东乡语中仅有的三个称呼金属的词语(其他的都借于汉语)都出自《蒙古秘史》语言。

(三) 表示颜色的词汇

忽刺安: hula'an 红 — xulan 红。hula'an 即 ulayan 红。达斡尔纳温方言 hulaan 红。hulan 红的、赤的^{[21]281}。现代蒙古语 ulan 红,而现代东乡语仍然保留着词首 h[x] 辅音。

合刺: qara 黑 — qara 黑、黑色、黑暗;咒骂、诅咒。QARA 黑的、黑色的;黑暗的^{[20]422}。

察罕: čaqan 白 — tɕiɣan 白、白色、白的。如, tɕiɣan daraŋun 白酒。

失阑勒: širal 黄 — šira 黄色、黄色的;熟的。如, šira kun 黄种人。

那豁安: nogoon 绿 — nogvon 绿、绿色;植物果实尚未成熟时。

李罗: bolo 灰色 — boro 灰色。boro 这个词在现代东乡语中还衍生出异教徒、非穆斯林;肾的意思。

现代东乡语中表示颜色的词汇基本都同源与《蒙古秘史》语言,只有一个词汇“kugiə 蓝色”来源于《突厥语大词典》。

(四) 表示称谓的词汇

额宾: ebin 伯父 — abai 伯父。

阿巴合: abaqa 叔叔 — 'aba/baba 叔叔; aba 父亲。

额格赤: egeči 姐姐 — əɣətɕi 姐。

额列: ere 丈夫—əɾə 丈夫、男人; 男性、雄性。

别里: beri 媳妇儿—biəriə 媳妇。

额篋: eme 妇人—əmə 妻子、女人; 女性、雌性。

斡乞: öki 女子—otçin 姑娘、女孩; 女儿。这个词还具有顶、顶峰、最高峰之意。

可温: kö'ün 儿子—kəwəŋ 男孩。

可兀惕: kewo's 孩子们—kewos 孩子。

古列干: güregan 女婿—kuɣəŋ 女婿。

锁豁儿: soqor 瞎子—sugo 瞎子。

也自客: yezek 先锋—jədzikiə 胆量大的人。东乡语中 jədzi 意为胆量、胆子。

哈赤: haçi 仇—hatçi 侄子。这个词在《蒙古秘史》里多次出现, 有恩和仇的两个涵义。açi 恩、恩情; 侄、孙^{[14]73}。现代东乡语已经失去了恩、仇之意。

那颜: noyan 官人—nojən 官。那颜也译作诺颜, 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一种称号。现代汉语中读 na 的“那”字, 在转写蒙古语和《蒙古秘史》语词时读 no 或 nō。“那颜”词该读“noyan”, 不能读“nayan”了。

笔者赤: 书吏—pidzitsi 书记官。据称《蒙古秘史》是由历代蒙古大汗宫廷内的笔者赤(书吏)们编撰而成的。现代蒙古语和东乡语中 tsi 为后缀, 意为“……者、匠或官”。pidzi 在现代东乡语中为动词“书写”的意思。

那可儿: nökör 伴当—nokio 伙伴、同伴; 胎衣、胎盘; 织(布)中原及《蒙古秘史》中转写蒙古语的汉字“那”字读 nō, 所以“那可儿”应读 nökör。现代蒙古语的 nöhör 意为同志; 同伴、同伙、朋友、友人、爱人。那可儿为蒙古语, 意为“伙伴”。辽、金时投依蒙古部落贵族门下充侍从者称“那可儿”。部落贵族依靠那可儿控制本部落牧民, 从事部落战争, 掠夺财富。

撒尔塔兀勒: 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众)—santakuŋ 撒尔塔人、穆斯林。现在蒙古语中仍有 sarta'ul 姓。梵语 SART sārtha 商人、买卖人; 买主、购买人; 商船^{[20]490}。在现代东乡语中 santa 是指东乡族人对自己及穆斯林的称呼。

札刺兀: jala'u 后生, 年轻人, 少年人—dzalao 青年、年轻力壮的人。

只合臣: Jiqaçin 打鱼的人—dzaxatšin 渔民

(dzaxasun 鱼儿)。只合臣: 蒙古语, 意为“渔人”。指蒙元时期宫廷投下捕鱼人户及掌管渔务官员。jigasučin 渔民、渔夫、渔翁。jigasu 鱼^{[14]1308}。

丹: dan 您—taŋ 你们。dan、tan、ta 您, 《蒙古秘史》的其他章节里, 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都以 ta 或 tan 的形式出现, 只在此节里是惟一例外, 可能是由于 t 和 d 辅音的交替使用所致。tan 即 dān 身体、肉体; 饱满、肥胖^{[20]531}。tan 你们、诸位、您^{[22]226}。ta 您、你们、轱儿、君等; 车的轱木。ta 您、你们^{[14]978}。taŋ 或 ta 在现今东乡语中通常情况下充当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此外, 具有慢、缓慢的形容词意义。

忽刺黑: qulaq 偷—gula 偷、窃 (guɣai 贼)。词干 qulaq、qulaɣuba 偷窃了^{[13]445}。hulagai 窃、盗、偷; 骗财^{[22]167}。hulagai 贼、小偷、扒手、盗贼。hulagailahu 偷、窃、窃取、偷窃^{[14]675}。从中看出辅音 q 和 g 之间的互相替换现象。

(五) 表示饮食方面的词汇

不答安: buda'an 粥饭—budaŋ 饭、面食。不答安即卜答安: 粥^{[15]饮食1}。即不朵: 粥^{[23]饮食1}。现代蒙古语 budag-a 米; 饭; 粮食^{[14]495}。

兀孙: u'sun 水—usu 水。

答刺孙: dalasün 酒—darasun 酒。

亦迭额: ide'e 原旁译为“茶饭”。—idziə 吃, ide'e 就是“吃的东西”, 并无“茶”字之意。且此处之“茶饭”一词, 在元明二代之白话中, 也是指吃喝而言, 并非指茶和饭而说的。此词在元曲中屡见不鲜^{[3]第22节}。在现代东乡语中 idziəkui 指吃的东西、食品。

土烈食连: tüleşilen 烧饭—tulio 烧、生火; tulio 柴火, 口语 tülši 烧、柴; “烧纸”。蒙古族旧俗用各种饮食品种和布帛祭祀亡灵以后再把它都烧掉叫做“土烈食”。在《蒙古秘史》中旁译“烧饭”是指这种祭祀而言。tülesi 即 tülege 燃料、薪炭; 供养、追悼。tülehö 焚烧、烧。tülesi 燃料、柴薪^{[14]1099}。tülle 柴火; tülš 柴火, 燃料^{[21]217}。tülš 烧柴; tülle 柴火、木柴^{[21]223}。

许你思帖列: hūnistele 闻得—hunisitçio/hunçio 闻、嗅。

斡罗速: ölös 饥饿—oliəsu 饿。

(六) 表示器用的词汇

恺赤: qaiçi 钳—qaitçi 剪刀。

忽都合: hūdoqo 刀子 — qudoko 刀子。

木速惕: müsüd 箭杆 — sumu 弓、箭、矢; 伸长、伸展。词干 müsü 在《蒙古源流》中意为箭杆。

沫勒孙: mölsün 冰 — mənşuñ 冰。

察勒孙: čalsün 雪 — tşasun 雪。

从以上词汇中可以看出, 古蒙古语里后置“速 su 或孙 suñ”时前边经常有辅音 l, 但在现今东乡语中已经消失。

忽捏速: hūnesü 灰 — funiəsun 灰。

合勒: qal 火 — qañ 火。

速木赤, 乞秃孩: sumuči kituqai 削箭的刀儿 — sumu 箭。

qudoko 刀子: “速木赤”即“续木直”, 制箭匠^[23]人事^[1]。按: “速木赤”是制箭匠, “速木赤, 乞秃孩”即制箭匠做箭用的刀子。

米纳阿: mina'a 鞭子 — mina 鞭子。mina'a、mina 鞭子^[13]^[44]。mina 鞭子, mori mina 马鞭, minačugū 鞭打^[18]^[23]。

(七) 表示服饰等方面的词汇

札合: jaqa 领 — dzaka 衣领; 沿、边、边缘。札合即贾哈, 又别有一制围于肩背, 名曰贾哈。锐其两隅, 其式如箕; 左右重于两肩, 必以锦貂为之^[19]朝衣条。按“古代蒙古袍的衣领(札合)与现代不同。它不和衣服连在一起, 而是另外的东西, 犹如围巾一般。它的样式很像“护肩”。现代东乡语中的 dzaka 还有“连接、拼接; 续、继续”的意思。

粘不列: nembüle — niənbə 盖(被)、披(衣等)。“粘不列”为古语, 基本语为“粘不忽”nembequ 覆盖。

阿刺: aral — ala 裆、裤裆、两腿相连之处; 古今蒙古人凡对两河之汇合处均称阿刺勒(aral)。在现今东乡语中 ala 也有杀、杀死; 极、特别(程度副词)之意。

忽迭速: hūdesü 皮条 — čidčiasun 布条。口语 üdesü 细皮条(穿结蒙古包木壁架等的皮条)等。üdegēsü 皮钉; 装订线、辑合线; 缝合处、装订处^[14]^[32]。

马合来: maqalai 帽 — makala 帽子。马合来即“马合刺”, 帽子^[16]。maqalai 帽子^[13]^[23]。

(八) 表示数目的词汇

豁牙儿: 二 — gua 二。朵儿边: 四 — dčiaron 四。现代东乡语固有数词中只有以上两

个数词与中古蒙古语词汇相差比较大, 其余数词基本都可以一一对应。

朵罗安: dolo'an 七 — dolon 七; 星期、周。

斡栾: olon 许多 — olon 许多。

也速该: yesügai 人名 — jəsun 九。yisoun 或 yessou, 蒙古语九数也。突厥鞑靼诸民族均视九为吉祥数。也速该犹言九也^[24]^[36]。“1227年夏, 姚里氏(辽王耶律留哥妻)率三子见成吉思汗于西夏。姚里氏还时, 赐以河西俘人九口, 马九匹, 白银九锭, 币器皆以九计, 蒙古人视九数为吉也。”^[25]^[148]

札林: jarim 一半 — dzaruñ 一半。jarim 或突厥语 yarim 一半、半个。蒙古语 jarim altan, 突厥语 yarim altun 半迪纳尔(古罗马货币)。

(九) 表示动物等方面的词汇

老撒速惕: lausasud 骡子 — laosa 骡子。lausasud 是词干 lausa 的复数形式。lausa 即可以加复数后缀 s 为 lausas, 也可加复数后缀 d 为 lausasud。现代蒙古语 lausa 骡子^[14]^[796]。

衣合速: nongqasu 毛 — nogosun 毛。nongqasu、nungyus 为科尔沁口语羊毛。满语 nunggasun 毛。现代蒙古语 nooso, 毛、兽毛、羊毛、绒毛^[22]^[92]。nogosun 在现代东乡语中指绵羊毛, 而 gakasun 指山羊毛。

忽客儿: hūker 牛 — fugiə/fugər 牛。《蒙古秘史》里的 hūker 主要是指犏牛。达斡尔、纳温方言 hūkür 家畜、牲畜; 牛^[22]^[67]。bakatşau 指种牛。

抹合牙: moqaya 蛇行 — morəi 蛇。抹合牙相当于书面语 moyai, 而口语 moyoi 蛇, 这个词和前者相反, moyoi 是由于第一音节的元音 o 同化了第二音节的元音 a, 而变成 moyoi 的。

兀讷昆: ünügün 羔儿 — unuku 山羊羔(iman nuku 山羊羔), 绵羊羔通常为 gukan。

答阿罕: da'aqan 二岁驹 — dakan 驹。da'a 即书面语 daya 二岁马驹; qan 罕为 da'a 的后缀; da'aqan 是二岁马驹的指小形式。daga 二岁的马、驹^[14]^[121]。daga 随行; 二岁的子马。在现今东乡语中 dakan 指马、驹、骡子的子马或驹。如, morəi dakan 马驹; əndzixə dakan 驹; laosa dakan 骡驹。

兀讷阿: una'a 单骑的 — unu 骑乘。如, morəi unu 骑马。



(十) 其他方面的词汇

达鲁花赤: darugha/darughachi 镇守官 — daru 压; 压制、镇压; 榨 (油); 抑制、遏制; 积; 押。据学者考察, 在东乡县三塬乡有称之为“达鲁花赤”的地名。darutšin 在现代东乡语中意为治邪之人。东乡族仍有这种习俗: 家里如有老人或孩子不适, 甚或家事不顺, 就找 darutšin 进行治邪之事。通常在庭院中心位置填埋一块石头并放置几个铜钱等以驱邪治病。东乡语称之为“taši daru”压石头。

巴阿邻 (氏): ba'arin 抓来的人 — barai 抓。八邻: 又译把怜、霸邻、巴阿邻。词干 bari 抓、握、攥、把、扶、执、掌^{[14]438}。在现代东乡语中 barai 这个词还具有结亲、联姻; 粘住、连上; 砌等意思。

忝古勒都周: temgüldüjü 拾着 — tciangu 拾、拣。temgühö/tegühö 采集; 选择。tegühü 拾、摘、采、捡、收集^{[14]1023}。该词在近现代语中词末音节 l 已经脱落。

稳榻刺周: untarajiu 睡着 — huŋtura 睡。词干 untara 睡、睡吧^[25]。

兀窟良额: üküleng-e 死亡的一 — fugu 死亡。词干 üküleng 死亡。

桓: hon 年 — xon 年。

豁黑脱勒: hoqtol 割 — otolu 割断。

哈撒黑: hasaq 问 — asa 问。词干 hasaq 相当于 asaq, “哈撒黑”即“阿撒黑”。asaq 问^[16]。asa-ghu 问; 询问; 打听; 探问^{[14]65}。

火敦纳察: hodun-ača 星行; 豁惕 hod 星; 豁都台: hodutai 星有的一 — xodun 星星。hod 星、星星。odo 星、星星、星斗、星辰、星球^{[14]208}。hod 星、星宿^{[18]136}。

从以上词汇可以看出, 现代蒙古语词汇已经失去了词首辅音 h 或 f, 但现代东乡语中仍保留。这就再次说明了东乡语的中古蒙古语特征。

你出古惕: ničugüd 赤身 — mutşuxun 赤身的。ničugüd 是 ničugün 的复数形式。ničugün 裸体、赤。达斡尔语 nišküe 光身的、赤身的^{[21]163}。

忽蔑该: hūmegai 臭 — fuməxəi 臭。hūmegei 即臭、有恶臭的^{[22]69}。ömehei 臭的、难闻的^{[14]282}。

忽泥: hūni 烟 — funi 烟。hūni、hūnin 烟^{[13]187}。忽泥即忽勿, 意为烟^{[15]天文门}。

阿赤黑·失仑: širün — čierun 粗糙的; 清醒

的、醒的。širün 在《蒙古秘史》中旁译为人名。širün 严厉、激烈^{[22]654}。širugun 粗糙的、粗硬的; 强烈的、激烈的; 粗暴的、严酷的; 急、疾^{[14]92}。

上述词汇说明现代东乡语与中古蒙古语词汇之间具有词首辅音替换现象。并反映出与其他蒙古语族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 这也是现代东乡语在语音方面所产生的一种变化。

摆亦周: bayijiu 立着一 — bai 站、立、站立; 停止、停下。词干 bayi 站立, 停止。达斡尔语 bai、baigü 亦同。摆亦、巴亦、伯亦、摆宜, 意为立^{[15]通用门}。按: 现代蒙古语中 bai 已失去“站立、停止”的涵义。而现代东乡语仍使用它, 并保留有“站立, 停止”的涵义, 此外还具有“当、充当”的意义。

合阿台: qa'atai — qaxa 关, 盖。qa'atai、hālttai 关闭的, 被遮盖的。词干 qa'a 关闭。现代蒙古语里具有关、闭、堵、塞、截、拦、合、封、封锁等意。

兀木不: ümbü 陷 — ənburə/ənbərə 塌陷; 倒塌。ümbü 是 embürihü、embereh 的词干, 意为塌陷, 坍塌, 倒塌, 垮台, 崩溃^[25]。在《蒙古秘史》中, 词首 e 在有些情况下, 受到词中元音 ü 的影响同化为 ü。embürgü 塌陷, 塌下去^{[18]81}。

翁失周: ongšijiu 唤着一 — onşi 读、念。ongši 最原始的涵义是“大声呼唤”。自从有了文字以后, ongši 又有了第二个涵义。ungšiqsan 或翁失 ongši 意为读、念, 口语亦同^{[13]364}。

讷刺思: nuras 沟 — nura 倒塌、滑坡。nuras 是 nura 的复数形式。nura 或 nurā 涮坝河湾子, 陡岸, 断岸^{[17]220}。现代蒙古语 nura 意为陡崖、悬崖、峭壁^{[14]399}。norgg 倒塌^{[21]321}。词干都是 nor 或 nora。在现代东乡语中当 nura 指地名时意为滑坡的地方。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有个叫“奴拉”的地方。

塔黑: taq 山 — takəi 光头、秃头。taq 山^{[12]1659}, taq 在早期的手抄本里有时代替 ayula, 蒙古语意为山。如: 须弥山的早期蒙译名是 sūmir taq, 晚期的译名是 sūmbür ayūla。Tay 山^{[20]526}。从中可以得出, 在现今东乡语地名中, 尤其是指山名时, taq 依然具有山的意义。比如: 地名 bulugu takəi 意为布鲁固山。

帖儿蔑: terme 撒帐 — tamu 捻 (线)、搓揉。“忒立马”蒙古语译为帷帐子^{[26]续八卷}。tarmu 毛织

物。terme细氍，西藏产的一种毛织品^{[14]1037}。

别勒只额勒：belji'el吃草—bentše草坡。belji'el、belčil牧场^{[13]116}。belji'el即belčer牧场、草地。belčin意为吃草、放牧、牲畜分散行走。按：belji'el、belčil、belčer的对比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辅音j和č的交替现象，其次还可以发现l和r的异化现象。现代蒙古语belčiger牧场、草地、放牧地^{[14]451}。

推恢：tüküi生—tugu生的、未熟的。“推恢”即“土魁”意为生^{[23]饮食1}。达斡尔语tügün生的、不成熟的^{[18]277}。tügühei生的；未成熟的；未经加工的；手生的^{[14]1097}。

希缠：hičen羞；希扯列：hičere羞耻—šidze羞、羞耻。hičigü害羞、害臊、惭愧；hičikê羞怯的、害羞的^{[18]135}。šičg害羞^{[18]304}。从中看出，词首h音和š(s)音的不同变化是古音变化的规律。

失你：šini新一šini新的。šini、šine^{[13]344}失你：新^[15]。近现代蒙古语šine，但鄂尔多斯口语中仍保留着šini这个古旧读音。sine新的、新奇的、新鲜的^{[22]352}。sing新的。šin-e新的、新鲜的、新颖的；初^{[14]889}。看来现代东乡语中仍保留着这个古旧读音。

三、结语

通过对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在词汇方面的比较分析，笔者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 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在大多数单、复元音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有例外。例

如，现代东乡语的圆唇元音o、u，分别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元音o、ö和u、ü。这种情况同《蒙古秘史》中用一个汉字标记两个元音的记录是一致的。还有就是同中古蒙古语相比较，现代东乡语不存在长短元音对立现象，这很可能是由于现代东乡语的单、复元音是由“元音+γ~g、κ、b+元音”的音组演变而来的。

2. 现代蒙古语已经失去的词首辅音h、f，在现代东乡语中仍然在保留着。还有，现代东乡语的辅音g、q与中古蒙古语γ、q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出现在词首的g、q分别与对方相应的两个辅音相对应。现代东乡语的辅音κ只出现于词中两个元音中间，它同中古蒙古语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γ、q或g、k相对应。由此我们认为，现代东乡语的κ是由辅音g、q和g、k受其后元音的影响演变而来的。

3. 现代东乡语的基本词汇都能在反映中古蒙古语的《蒙古秘史》中——找到，尤其是表示数目、颜色、称谓、金属方面的词汇。只是由于东乡族与蒙古族的长期分离，加上受周边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现代东乡语的基本词汇又反映出一些不同点。譬如，现代东乡语的基本词汇除了具有中古蒙古语词汇的基本意义之外，又衍生出许多其他的意义，甚至有极个别词发生了词性的转化。虽然现代东乡语在词汇方面与中古蒙古语产生了一定的不同，但比起其他蒙古语族语言，现代东乡语仍保留有中古蒙古语的特点，并且在词汇方面具有很大的—致性，这充分说明了现代东乡语具有典型的中古蒙古语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东乡语看做是中古蒙古语的一个独特方言。

参考文献

- [1] 力提甫·托乎提，主编.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 [2] 元朝秘史[M]. 《四部丛刊三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3] 札奇斯钦. 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M]. 台北：联经出版社，1979.
- [4] 刘照雄. 东乡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 [5] 布和，等编. 东乡语词汇[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 [6] 布和. 东乡语词汇初探[G]//东乡语论集.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
- [7] 德力格尔玛，波·索德，编著. 蒙古语族语言概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8] 余志鸿. 从《蒙古秘史》语言看东乡语[J]. 民族语文，1994(1)：17-22，67.
- [9] 布和. 东乡语和蒙古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 [10] 清格尔泰. 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J]. 民族语文，1985(3)：1-10.



- [11] 马如彪.《华夷译语》与东乡语词汇探讨[J].语言与翻译, 2016 (1): 41-45, 73.
- [12] W 拉德洛夫.试用突厥方言词典[M]. St. Petersburg, 1893.
- [13] N 鲍培.木卡吉玛梯·阿勒·阿塔布词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 [14]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编.蒙汉词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 [15] 华夷译语[M].火源洁, 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 [16] 王鸣鹤.登坛必究[M].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
- [17] 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室, 整理.21卷本辞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 [18] 开英, 编.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 [19] 萧大亨.夷俗记[M].崔春华, 校注.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 [20]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M].校仲彝, 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 [21] 恩和巴图.达汉小词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 [22] 伊萨克·雅科布·施密特.蒙语·德语·俄语词典[M].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 1835.
- [23] 陈元靓.至元译语[M].吴士鑑抄本.清光绪六年印行.
- [24] 多桑.多桑蒙古史[M].冯承钧, 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25] 李铉.蒙文总汇[M].北京:北京正蒙印书局承印, 1913.
- [26] 陈元靓.事林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Cognates of Medieval Mongolian and Modern Dongxiang Language: A Perspectiv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

MA Ru-biao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world, it is of undisputed importance to study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 which is tightly linked to the modern Dongxiang language as far as the cognates are concerned. Therefore, how to define the cognates in modern Dongxiang language originated from medieval Mongolian of the book and their remarkable features shaped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etymological study of modern Dongxiang language.

Keywords: *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 medieval Mongolian; Dongxiang language; cognate

(责任编辑:寇 甲)

